



初中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

依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KUNCHONGJI



昆虫记

原著 [法] 法布尔
编著 张德力 刘玉涛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初中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

依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KUNCHONGJI



昆虫记

原著 [法]法布尔
编著 张德力 刘玉涛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法)法布尔(Fabre, J. H.)著;张德力,刘玉涛编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7

(初中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

ISBN 978-7-5640-1338-7

I. 昆… II. ①法…②张…③刘… III. 昆虫学—青少年读物
IV. 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401 号

北京理工大学 善思
新华书店 代售 善思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68914775(办公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4

字 数 / 12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本套共 12 册 总定价 15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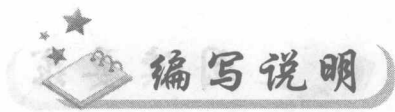
阅读要求

1. 1~2 年级要能够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生命,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

2. 3~4 年级要诵读优秀的诗文,注意诵读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背诵优秀诗文 50 篇(段);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40 万字。

3. 5~6 年级要诵读优秀的诗文,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 60 篇(段);能利用图书馆、网络等信息渠道尝试进行探究性阅读,扩展自己的阅读面,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00 万字。

4. 7~9 年级要能够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欣赏文学作品,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阅读科技作品、简单的议论文、浅易的文言文,背诵优秀诗文 80 篇;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260 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



本书系《语文课程标准·名著阅读书系》之《昆虫记》分册。
全书共十一章，在编著过程中，力求尊重原作，在此基础上进行解读。

各章节均设有：“导读”，以帮助读者理解该章的内容和主旨；“旁注、旁批”，主要是对文中的字、词、句、段进行批注式点评和分析；“赏析”、“相关评介”主要是对本章的内容做一个评价和鉴赏。“思考题”，是根据该章节的内容而设计的、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训练题，以培养学生的理解、感悟能力。

书路导航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它熔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关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全书优美的笔调，亲切和善的语言表述，不仅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虫虫”世界的美丽，更使我们感动于作者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的关怀。

1823年12月21日，法布尔降生在法国南方阿韦龙省撒·雷旺村一户农民家中。其父亲安东奥尼·法布尔能言善辩，好鸣不平；其母费克瓦尔·萨尔格性情温顺，和蔼可亲。他从小生活极其穷困，业余自学，花12年的时间，先后取得双学士和博士学位，在中学教书20余年，兢兢业业。同时业余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发表过非常出色的论文，得到达尔文的肯定和帝国教育部的奖励。但他想“登上大学讲台”的梦始终没有实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学实验室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虽然他的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但法布尔没有向“偏见”和“贫穷”屈服。他依然勤于自修，扩充知识储备，坚定研究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观察实验，不断获得新成果，一次又一次回击“偏见”。法布尔一生最大兴趣，尽在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自然界蕴涵着的科学真理。正因为热爱真理，所以他撰写《昆虫记》时，“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法布尔为之献身的，正是这种揭示把握“真相——真理”的伟大事业。这成了他一生的至高理想和崇高劳动，他为此幸福与安慰。他将一切品质和才华汇集在这种精神之下，为人类作出自己独特的奉献。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这样的书，更是奇迹；而这些写“虫子”的书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引起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昆虫记》不仅仅浸淫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涵着某种精神。那种精神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这就是法布尔精神。如果没有那样的精神，就没有《昆虫

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怀”。在本书中，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熔于一炉，娓娓道来，在对一种种昆虫的日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活世事特有的眼光。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本书的问世被看做动物心理学的诞生。《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观照虫性，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昆虫的史诗”。

法布尔以生花妙笔写成《昆虫记》，誉满全球。这部巨著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它的地位，这部巨著所表述的是昆虫为生存而斗争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惊人的灵性。法布尔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分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和美感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写成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文学界尊称他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法布尔以生花妙笔写成《昆虫记》，誉满全球。这部巨著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它的地位，这部巨著所表述的是昆虫为生存而斗争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惊人的灵性。法布尔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分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和美感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写成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文学界尊称他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目 录

书路导航	(1)
荒石园	(1)
彩色条纹圆网蛛	(11)
池 塘	(24)
圣 甲 虫	(34)
遗 传	(48)
我的学校教育	(58)
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	(74)
绿 蚱 蜢	(76)
椎头螳螂	(85)
普通的黄蜂	(93)
萤 火 虫	(108)

荒石园

导读

“荒石园”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想得到它的意志一直揣在我的心中，但每每总是不知不觉中又归入了“以后再说”的十里烟云中……优美、亲和的语言讲解引领我们进入仿佛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带给我们美丽的遐想……

精读

那儿是我最愿意待的地方，是我的 hoc erat in votis^①。就那么一块地，哦！并不算大，然而自成一统，与公共要道上的诸般苦恼无缘；一块偏僻的不毛之地，被太阳烤得滚烫，但却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们的好去处。那里没有过往行人打扰，我可以对石泥蜂、土泥蜂们提问调查，专心致志地从事这种难度极大的学术探讨，其提问和回答是通过一种独特言语进行的，这言语就是“实验”；在那里无须大量消耗时间的远途出行，无须分心伤神的艰难跋涉，我可以通盘安排我的攻坚计划，从容设下缜密的圈套，然后每日每时地观察其结果。hoc erat in votis，是的，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想得到它的意志一直揣在我心中，但每每总是不知不觉又归入了“以后再说”的十里烟云。

况且，真要在旷野上搞个实验室，也的确很不方便，你得为每日面包的事操碎心。我四十年如一日，靠着顽强的斗志，过着自己并不在乎的艰辛清苦日子。终于，这一天等到了，我有了这处实验室。至于使人能够坚韧不拔、拼命工作的是什么，这里不准备多说了。反正我的实验室到手了，尽管它条件较差，

作者心目中的伊甸园。

林森著

林森著

林森著

林森著

林森著

林森著

但有了它，我的生活大概就有些许闲暇了。可以这样说，我一直都好像是腿上拖着铐链的苦役犯。这一回心愿总算实现了。但实现得晚了点儿，哦，我可爱的虫子们！我担心，到了摘桃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没有能吃桃的牙了。的确晚了点儿，当初的广阔视野，如今变成了低矮憋闷的穹顶境界，而且还在日益压低，变得更狭窄。除了失去的东西，对过去我是毫无遗憾，无所谓自疚，甚至包括我的20年光阴；同样，我也根本不希望什么。体验了形形色色的炎凉世态，心已支离破碎，人便不禁自问：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我现在的心境即是如此。

我的周围是满目废墟，只有一截断壁仍立在那里岿然不动，它的根脚是由石灰沙泥筑实的基础；这断壁，就是我对科学真理之挚爱的写照。哦，不愧为能工巧匠的膜翅昆虫们，我现在是否可以着手给你们的历史再如实追加上一页文字了？体力不会被毅力拆台吧？既然有此担心，我为什么还把你们搁置了这么长时间？这一点，有些朋友已经斥责我了。啊！你们去告诉他们吧，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说那不是我健忘、怠惰，把你们放弃了，说我一直惦记着你们；说我早就深信节腹泥蜂的密洞里还有尚待向我们揭示的有趣秘密，洞泥蜂的猎食活动还有会令我们惊奇的新细节；只是我时间不够，又单枪匹马，不被人理睬，还要对付这穷命；更何况，要想高谈阔论，必须先能活命。就这样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原谅我。

还有人斥责我，说我的话语不够严谨郑重，说白了，就是没有学院气的干巴劲儿。他们担忧的是，一篇文字若读着不费劲，就无法保持表达真理的功能。如果我依了他们，那么就只有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才算是深刻认识的了。你们过来，不管是挂蜚针的还是披鞘翅的，你们都来，来为我辩护，来为我作证。请你们以我与你们共同生活之际那种亲密感情，我观察你们时的那种极大耐心，以及我记录你们行为时的那种精细精神，站出来说话吧。你们异口同声为我这样作证：不错，我

中心论点
概括现状。

概括现状。

有哲理，很深刻。

直接表白。

让昆虫朋友来证明。用得好。

写的那些没有满篇空洞程式和不懂装懂滥言的文稿，恰恰是在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日后有谁想向你们提出问题，你们也这样回答他们。

我亲爱的虫子们，一旦你们因为做不出难为人的事而说服不了那群胆大气粗的人，我就会出来说话，会这样告诉他们：“你们是剖开虫子的肚子，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你们把虫子当做令人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是在一种扭拽切剥的车间里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我当然还要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野猪们践踏了清泉之水，原本是研究人类童年的壮丽事业——自然史，却由于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反而变成了令人厌恶憎恨、心灰意冷的事物。一点儿不假，我在为学者们撰写文章，为将来有一天会多少为解决‘本能’这一难题做些贡献的哲学家们撰写文章；但我也是在，而且尤其是在为青年人撰写文章，我实在想让他们热爱这门你们这么想让人憎恨的自然史。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坚持真实所特有的一丝不苟的态度，要求自己不去读你们那类科学华章。你们那类说道，想我直言，真好像是用休伦人^②的土语写成的。”

然而此时此刻，我要做的不是这些事。我现在要做的，是说说我这块地，长期以来它是各项计划中最能寄托我情思的一项，我有心将它变成一个活的昆虫学实验室。这一小块地，最后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找到了。这是一处当地人所说的“阿尔玛斯”。这个词语，指的是一片只生长着百里香类植物的多石生荒地。这种地极其贫瘠，连开犁的工本费都收不回来。如果春天偶尔下场雨，地里长些青草出来，羊才会到这地方转悠几圈。不管怎么说，我这块生荒地，由于碎石层间夹杂了少许红壤，过去还曾破天荒地种过东西。有人说，这里从前种过葡萄。

读人越费钱
读强语文一册不
译读，读其真
管眼映如家室等
，读天

好的句子应
该记在心中。
这是法布尔
最重要的心声。

对普通人是
不值一文的荒芜
的乱石岗，对科
学家来说却别有
天地。

如今，为了种上几棵树，我们在地上挖坑，不定在哪儿会挖出曾属珍稀的乔木植物的根条，其实都已经在长期的气候作用下半炭化了。能够插进这种土质的工具只有三齿叉，于是我不断将三齿叉踩进地里，待掘起看时，每次都非常遗憾，据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块地上生长着的，倒是百里香、薰衣草和一些胭脂虫栎树丛。胭脂虫栎是一种矮小树种，人只要稍微高抬点儿腿，就可以跨着它们游走。这些植物，特别是前两种植物，对我会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为膜翅目昆虫提供采蜜的条件。我不得不把三齿叉掘起的百里香和薰衣草，连土石带根一起复归原位。

我并未动手治理，这里有大量流动的土壤，开始时这些土粒随风而至，以后便长年积存下来。一眼望去，这块土地上的最多的是一种禾本植物——狗牙根，这赶不走的植物很讨厌，三年炮火连天的战争都没能将其斩尽杀绝。数量第二大的是矢车菊，它们都露着一副哭丧脸，身上披棘挂刺，有的还带星状利器。这当中又分为双至矢车菊、蒺藜矢车菊、丘陵矢车菊和寒地矢车菊。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数双至矢车菊。在各种矢车菊交织难辨的乱丛当中，支棱着一种酷似枝状大烛台的菊科植物，杈杈枝梢上吐出火苗般的橙红色大瓣花，人们称之为“西班牙狼牙棍”。它浑身长满粗硬凶险的刺，其穿刺力与铁钉不相上下。比狼牙棍还高的是伊利里亚矢车菊，它孤零零地戳在地上，茎秆笔直，有一两米高，梢头顶着几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它浑身披挂的利器，与狼牙棍相比毫不逊色。我们别忘了，还有蓟类植物家族。第一种是险恶的蓟类，浑身棘刺，让采集者不知如何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叶丛茂密，叶脉末端形成梭镖般的硬尖；第三种是越长颜色越黑的蓟类，这种植物集缩成一团，酷似插满针刺的玫瑰花结。上述各种植物之间的空隙地上，爬着果实颜色发蓝的蔓生荆棘，拉成长绳的秧条上装备着无数毛刺。如果想观看一下正在一簇刺丛中采蜜的蜂类，必须

穿上半腿高的长筒靴，否则就得尝受腿肚子挂上血丝的那种痒疼。当土壤中还保存着几场春雨的残留水分时，这片环境艰苦的植物景观还是具有独特魅力的。双至矢车菊黄色花头铺成的大地毯上，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棍的金字塔，四下里是伊利里亚矢车菊投出的横七竖八的标枪。可夏日旱季一到，眼前只剩得一片荒芜，划根火柴就能蔓成满园大火。这就是，更准确地说，这曾经就是我获得这片园地支配权时的情形。当时，我把它当做迷人的伊甸园接收了下来，想从此与虫子为伍在里面生活。这是我经过四十年殊死斗争才换来的一块园地。

生机凸显，
举不胜举。

我那时称之为伊甸园；如今，按我最基本的价值趋向看问题，这称法依然不变。这块不惹人爱的园地，大概从来没人愿意往里面捏放几粒萝卜种子；然而对膜翅昆虫来说，它就是一处地上天堂。它那长势茂盛的荆蓟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蜂类都吸引到了我的眼前。以往去野外捕捉昆虫学标本，从未见过一个地点能聚集如此众多的蜂类；可以说，操各种职业的蜂类，都到这里来约会了。它们当中，有捕捉活食的猎工，有利用湿土造巢的垒筑工，有梳理绒絮的整理工，有从叶片或花瓣上裁切材料的备料工，有用碎纸片作材料的建筑工，有搅和黏土的抹工，有给木头钻眼的木工，有打地道的矿工，此外还有加工羊肠子薄膜的技工……啊，还有，可我哪能知道那么多呢？

昆虫世界
给一部分昆虫
提供食物和住所

由面到点写
出个体的风貌。

这一位是干什么的？它是黄斑蜂。它在双至矢车菊蛛网状叶片的梗上刮来刮去，刮出一个小绒球儿，然后自豪地衔在大颚间。它要用这叶梗绒在地下制作一些毛毡小口袋，封存自己的蜜食和卵粒。那些是干什么的，那些热情如此高涨的采花蜜者？它们是切叶蜂。它们腹部下方带着采粉刷，刷子颜色不一，有黑色的、白色的，也有火红色的。它们还要离开荆蓟丛，飞到附近的小灌木丛里观看一下，在那里选些叶子，从上面切下些卵形小渣片。这些渣片，最后将全被运进那只保存花粉收获物的干净容器里。再看那些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的，它们是干什

么的？它们是石泥蜂，专门加工水泥和砾石。它们干的泥活儿，在荒石园的石子上随处可见。还有，再看那些突然启动、上下翻飞、左冲右突、嗡鸣大作的又是干什么的？它们是明壁泥蜂。它们把家安在了附近那些旧墙上，以及朝阳的物体坡面上。

现在看看暗壁泥蜂。那一只正在一个横卧的空蜗牛壳里工作，把成串的小隔室堆放在壳内的螺旋坡道上。另一只突然一爪出击，爪尖直取竖立在那里的蜗牛壳内的软体，为自己的幼虫找到一所圆锥形宅室；然后再一层楼一层楼地建造上成排小隔间。还有一只，正设法给一条由断苇秆构成的天然通道派上用场。再看那只多自在，它免费租用了某位蜜蜂建筑师那些尚可利用的长廊台。我们再看，那是大头蜂和丽纹蜂，其雄蜂都

品种齐全，
作者俨然是一位
领军率部的大将
军。

品种齐全，
作者俨然是一位
领军率部的大将
军。

品种齐全，
作者俨然是一位
领军率部的大将
军。

生着长长的触角；这是毛足蜂，后爪上那一对粗大的毛钳，是采花粉的器官；这种是地花蜂，它们是一个品种繁多的蜂类；此外还有腰腹纤细的隧蜂。暂时介绍这几种，事实上，种类太多了。如果我继续往下数，大概能把整个产蜜族类的蜂民们都检阅一遍。佩雷斯教授是位波尔多的昆虫学者，我发现新虫种后，都是向他请教如何命名。他曾经问我，是否可以用专门的捕虫方法捕捉如此众多的稀有虫种，甚至是新发现的虫种，然后给他寄去。我专业捕虫的技术很差，而且，热情更低，我给他送标本的用意，是想促进他的研究工作，而绝不是让他用大头针穿透后钉在匣子底上。我没有什么捕虫秘诀，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拥有这些茂密丛生的蓟草和矢车菊。

天赐良缘，这些成员众多的各种采蜜族群体中，还加入了猎食族的成员。泥瓦匠们曾在我的荒石园中遗弃不少废料，园中到处能见到这儿一堆那儿一堆的沙子和石块，都是准备造园子围墙用的。施工进度缓慢，拖拖拉拉没个头儿，结果从第一年开，这些建筑材料就已经被占领了。石泥蜂们选择石堆缝做过夜卧室，挤在里面睡觉。粗壮的斑纹蜂遇到追逼时，不管你是人还是狗，它都会张开大口直向你冲来；这个大头蜂类在

石料堆上选的地点是一处深洞，以此防备过往金龟子的袭击。白袍黑翅，酷似穿着多米尼加会士教服的脊令鸟，栖息在位置最高的石头上，在那里唱着粗制滥造的短曲小调。旁边石堆里的某处隐蔽点，准有它的窝，里面藏着天蓝色的小蛋。靠石堆的遮蔽，多米尼加会的小会士们隐匿起来。如今，脊令鸟已经不在，我为此很感到遗憾，这邻居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类。至于长耳斑纹蜂，我无须为它遗憾什么。

沙堆又成了另一类虫民的幽居处。腹泥蜂正清扫着地洞，向后蹬出一道道细土的抛物线，朗格多克泥蜂咬住无翅螽斯的触角，在那里使劲拖拽；一只大唇泥蜂正在把储备食物叶蝉藏入地窖。真叫我遗憾，那几位泥瓦匠后来赶走了这个猎物源丰富的昆虫部落。不过，假如哪天我想召回它们，那么只需再搞出一些沙堆就行了。它们过不多久就都会回来。

居无定所的各种土蜂没有走开，我在春天能看见一种，在秋天能看见其他几种。它们在园中小道间和细草坪上游来荡去，寻觅着什么毛毛虫。各种蛛蜂也依旧留在园中，它们警觉机敏地飞行，振翅悬定在半空，上下左右巡视犄角旮旯儿，随时准备扑逮一只蜘蛛。个头儿最大的蛛蜂，专盯着纳尔包纳^③蛛，这种蜘蛛的洞穴在园中还不算少。其地洞呈直井状，井口有蛛丝粘连杂草棍儿圈成的井栏。往洞底深处看，这巨型蜘蛛的眼睛在闪闪发光，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发痒。对蛛蜂来说，这猎物太厉害了，猎捕它不知要费多大劲，冒多大险！现在快看，在这盛夏午后的酷暑中，蚂蚁马队出动了，它们从营房出来，排成长蛇阵，一路向远方走去，准备进行一场由蚁奴们完成的狩猎。我们不妨忙里偷闲，随蚁队看一会儿围捕行动。这边还有呢，一堆已经变成腐殖质的杂草周围，一群身长一寸^④半的土蜂正懒洋洋地飞动着，然后又一头扎进烂草堆，引起它们兴奋的是一类丰美的猎物，即鳃角金龟、独角仙和金匠花金龟的幼虫。

值得研究的对象太多了，这里提到的还远远不全呢！园中

昆虫记
卷五
昆虫记

由点再到细微，进入到昆虫世界中，加入它们的生活，体味其中的奥妙。

昆虫记
卷五
昆虫记

用散文笔法
描写出丰富连贯
的画面。

散文精品街
虫鸟昆虫记·第
二卷·昆虫记
·第10卷·昆虫记

像一群无忧
无虑的孩子。

的宅子闲置时，地面也没人管了；没有人，动物踏实了，它们跑进园子，占据了各处空间。黄莺在丁香树上选址安了家；翠鸟在柏树密枝间落了户；麻雀在每片房瓦下塞进了破布头儿、碎稻草；梧桐树梢上落下南来的金丝雀，它们啾啾地欢唱着，建造出的柔质小窝巢，看上去就像半个黄杏；鸱鸃适应了园中环境，每晚赶来试演自己作的单调曲谱，歌喉悠婉得像笛声；人称雅典娜鸟的猫头鹰，也跑到这里来呻吟和长号。房前有一大片池塘，向全村输送泉水的渡槽，也不断将清水注入这池塘。池塘周围方圆一公里的地面，是两栖类动物恋爱季节的好去处。灯芯草蟾蜍，有的个头儿像盘子一样大，它们披着一条紧挨一条的黄色细饰带，相约着到池塘来泡澡；黄昏光景，人们看见雄性助产士蟾蜍在池塘边上颠跳，两条后腿间拖挂着一嘟噜胡椒粒一般的大卵粒；宽厚温和的一家之父，带着珍贵的包袱远道而来，把这包无价之宝置于水中，然后再离开池塘，躲进一片石板下，从那里发出一阵铜铃般的咕呱声。成群的雨蛙躲在树丛里，它们还不大想现在就叫，所以正操着优美的姿势玩跳水。五月里，夜幕刚一降临，池塘便开始变成一座震耳欲聋的乐池，你在饭桌上甬想交谈，在床上甬想睡觉。要想让园内保持良好秩序，非采取些格外严厉的措施不可。不然怎么了得？想睡而无法睡的人，心自然会变狠。

可膜翅目昆虫们竟无法无天，它们把房宅占领了。我的门槛上有石灰抹的宽缝，扎着白腰带的土蜂正在那里面掏细渣儿做窝；进出房门，我都得加倍小心，生怕摧毁它的地洞，担心会一脚踩在专心致志劳作的矿工身上。已经整整25年，我没有见过这捕食蝗虫的猎手了。记得头一回见它，是我走到几公里之外去见的；其后每次去见它，都要顶着难以忍受的八月骄阳，长途跋涉地走一趟。可是今天，我在家门口又见到了它，我们成了亲密的邻居。不打开窗扇的窗户，为伯罗奔尼撒蜂提供了温度适中的套间；泥筑的蜂巢，建在了规整石材砌成的内墙壁上；这捕

食蜘蛛的猎手回家时，穿过窗框上本身就有的一个现成的小洞，钻入房内。百叶窗装饰框上，几只个体操作的石泥蜂正建造各自的隔室群落。略微开启的防风窗板内侧板面上，一只蜾蠃正建筑圆顶小屋，屋顶做出一个细颈喇叭口。胡蜂和长脚胡蜂，是与我共餐的常客；它们来到饭桌上，尝尝端上来的葡萄是否熟透了。

当然喽，以上例数的动物种类还远远不全。它们是一个经过选择而组成的成员众多的社会，只要我想法勾引它们开口，就能与它们展开交谈，使我忘却孤寂而情绪盎然。我往日亲爱的虫子，我的老朋友们，以及最近结识的新朋友们，都聚在我的眼前，挤在这小天地里猎食、采蜜、筑巢。即使需要多变换观察地点，事情也好办，几百步外就是座山。山里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和欧石南丛，有腹泥蜂喜爱的沙质土层，有各种膜翅昆虫开发利用了的泥灰质地面。正是因为事先认准了这些财富，我才逃离城市躲进村庄，到塞里尼昂这地方来，干起给萝卜锄草、给莴苣浇水的活计。

人们花费大量资金，在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边建起多处实验室，供解剖对我们没什么益处的海洋小动物用；人们不惜工本购置高倍显微镜、精致解剖器具、捕捞机和船只，雇用捕捞人员，建造水族馆，为的是了解环节动物卵块是如何分裂的，这名堂有多大意义我至今也没能搞清；人们对陆地上的小虫不屑一顾，殊不知它们始终和我们息息相关地生活在一起，它们为普通心理学提供着价值无法估量的基础资料，它们疯狂地侵吞作物，极其频繁地损害原本非常看好的公共设施。正因为如此，我们迫切需要一座昆虫学实验室；一座不研究泡在三六酒^⑤里的死昆虫，而研究活昆虫的实验室；一座以探究这小世界中的本能、风俗、生活方式、劳作、斗争、繁衍情况为目的的实验室，这个小世界是农业和哲学都必须严肃对待的。透彻掌握我们葡萄树的蚕食者的历史，或许比了解一只蔓足纲动物的神经网末梢如何更重要。通过实验来划清智力与本能之间的界线；以事实为依据，以动物学系列为参照，从而看出人类理性思维不是一种不会退化的功能；这一切的第一步都要从计数一只甲壳动物的触须有多少环节开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大概需要一支劳动大军，然而事实上我们一无所有。当今时尚，是要关注软体动物和植形动物。深海已经用铺天盖地的拖网彻底探查了。对踩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却漠然处之。在等待人们改变时尚之际，我启动了供活昆虫学使用的荒石园实验室。这座实验室将不会难为纳税